

Selected Stories of O. Henry

欧·亨利 短篇小说精选

[美] 欧·亨利 | 著 崔爽 | 译

欧·亨利 短篇小说精选

SELECTED STORIES
of O. HENRY



[美] 欧·亨利 | 著 崔爽 |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欧·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/ (美) 亨利著 ; 崔爽译.
— 杭州 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 1
ISBN 978-7-5339-4145-1



I. ①欧… II. ①亨… ②崔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近代 IV. ①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308194号

产品经理 孙 雯
责任编辑 金荣良
封面设计 董歆昱

欧·亨利短篇小说精选

(美) 欧·亨利 著
崔爽 译

出版 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网址 www.zjwycbs.cn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880mm×1230mm 1/32
字数 222千字
印张 10
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145-1
定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联系调换。电话: 021-64386496

编者导读

美国作家欧·亨利本名威廉·西德尼·波特，1862年9月11日出生于美国南部北卡罗来纳州。他与法国作家莫泊桑和俄国作家契诃夫并称为“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”。然而他的作家生涯，却开始于人生的下半程。

欧·亨利年少时期颠沛流离。十五岁那年，他被迫从高中辍学，为了生计，先后做过药剂师、牧羊人、厨子、保姆、歌手、演员、出纳、记者，从美国南部流落至西部农场，又因警方的追捕逃亡至洪都拉斯共和国，并自学了西班牙语和德语。二十年漂泊的生活中，他始终怀抱着当画家的梦想，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曾因沉迷于绘画而屡遭客户投诉。三十六岁那年，他因为盗用公款锒铛入狱。服刑期间，欧·亨利因为一技之长而当上了监狱的药剂师，次年以“欧·亨利”为笔名在杂志上成功发表了自己的首部短篇小说。出狱后，欧·亨利迁居纽约，成为全美知名的小说作家。然而漂泊的人生刚刚安定下来不久，他就重蹈了父亲的覆辙，年仅四十八岁就因酗酒过度而早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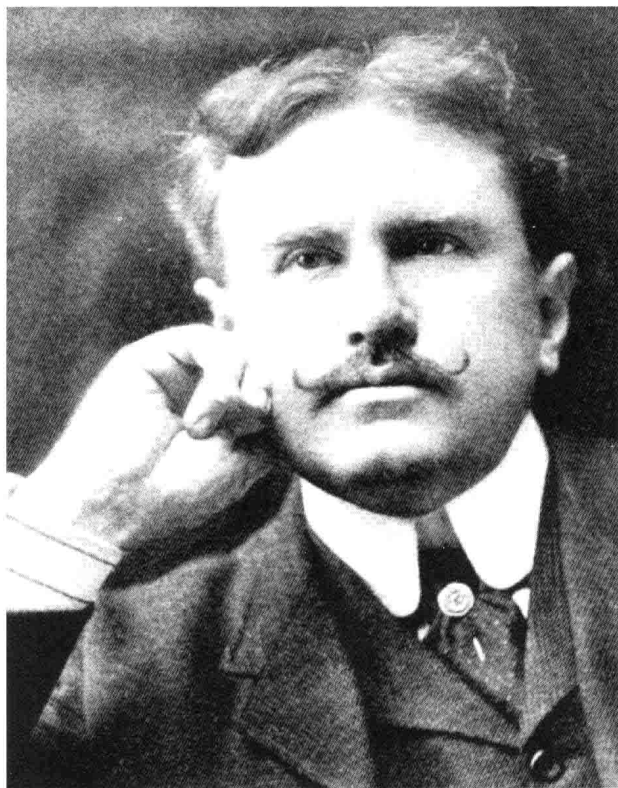
欧·亨利的作家生涯虽然短暂，却丰富而厚重，他以旺盛

的精力创作了近三百篇短篇小说，分别收录在十四个短篇小说集中，被誉为多产作家。早年的生活经历为他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素材，让他笔下的人生充满无数种可能性。他故事的主角有警察，有医生；有杀人不眨眼的火车大盗，有背负着隐秘过去的银行职员；有一心想要嫁入上流社会的店员姑娘，有执着地为一锅牛肉汤寻找第三样配料的穷苦大婶；有在两点一线的平凡生活中进行冒险游戏的普通男人，也有忙碌到丧失自我的股票交易员。而在他脍炙人口的名篇《最后一片叶子》中，那位让人落泪的意大利老画家的经历，或许就是他为自己壮志未酬的画家梦写下的最美结局。

他的笔锋犀利诙谐，作品包罗万象，又饱含温情。他对富有和贫穷一视同仁，挥金如土的空虚与捉襟见肘的窘迫在感情面前同样平等。在他笔下，用金钱帮助儿子得到爱情的富翁，虽然行事粗鲁，却对家人充满了真挚情感（《财神与爱神》）；猎杀美洲狮的异域公主，豪爽个性的背后也有着脉脉柔情（《公主与美洲狮》）；在人来人往的繁华大都会，他的目光越过歌舞升平与纸醉金迷，聚焦到巷子深处，寥寥数笔道尽一对穷苦的“小傻瓜”的家长里短（《麦琪的礼物》）。他笔下的故事无论是发生在粗犷狂野的美国西部，还是灯红酒绿的美国东部，总有人心的温度闪烁着点点辉光。而正是这情感，在全世界读者的心中激起层层消散不去的涟漪。在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中，有人看到了遍地黄金，有人看到了满目瓦砾；而欧·亨利却透过这层层浮华或层层浮土，看到了下面埋藏的片片柔弱的绿叶，并以欢笑和泪水为之灌溉。

欧·亨利的小说最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故事结尾出人意料，每读到最后，都会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反转而拍案叫绝，也因此，“欧·亨利式结尾”享誉世界。寻找爱人的年轻男子，在出租屋中感受到了爱人的气息，询问房主却依然查无此人，绝望之下选择了自杀，而在故事的结尾读者才在房东的话中了解到残酷的真相：年轻男子所苦苦寻觅的爱人，居然是在同一个房间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正是“欧·亨利式结尾”的艺术效果深刻表达了这样生死相许的爱情悲剧，带给人强烈的情感冲击（《拎包入住的房间》）。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也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在现当代的影视和文学作品中常常能见到这种反转手法的运用，因为剧情的发展难以预料而大受人们欢迎，这不得不感谢欧·亨利这位神反转之王为后世所提供的蓝本。

本书精选了欧·亨利以不同背景创作的二十八篇名作——所有著名代表作品均已包含其中，并特别收录了他一生中最后一篇尚未完成的小说《梦》。在这些作品中，欧·亨利以风趣犀利的语言解构了生存的种种窘迫，用峰回路转的结尾为人生扩展出无数的可能性。正如他在小说《麦琪的礼物》中所言：人世间所谓的生活是由啜泣、抽噎、破涕为笑组合而成；而他的文章如同冬夜里一盏小小的烛火，让你在想要落泪的时候，绽开一个“泛着泪光的微笑”。



欧·亨利 | O. Henry

目录

悲喜世界

THE TRAGICOMEDY

002 麦琪的礼物 / 010 最后一片叶子 / 019 带家具出租的房间
029 爱的牺牲 / 038 心与手 / 042 二十年后 / 047 感恩节的先生们

镀金时代

THE GILDING AGE

056 忙碌经纪人的罗曼史 / 062 财神与爱神 / 071 擦亮的灯
087 催眠大师杰夫·彼得斯 / 097 婚姻学精算 / 106 提线木偶

都市万象

THE BIG CITY

124 警察与赞美诗 / 133 汽车等待时 / 140 钟摆
147 托宾的手相 / 158 第三样配料 / 175 绿色之门

小城轶事

TOWN STORIES

186 女巫的面包 / 191 红酋长的赎金 / 206 黑杰克山的交易者
225 重新做人 / 235 命运之路

西部之心

HEART OF THE WEST

264 公主与美洲狮 / 273 托尼娅的红玫瑰
286 我们选择的道路 / 292 刎颈之交

附录：梦

悲喜世界

THE TRAGICOMEDY



麦琪的礼物

一块八毛七分钱。就这么多。其中有六十分还是一分一分的。都是一个两个攒下来的，在杂货铺摊主那儿，在卖菜小贩那儿，在屠宰户那儿软磨硬泡，直到他们涨红了双颊，对这抠门至极的买卖流露出无声的愤懑。黛拉足足数了三遍，一块八毛七分钱。明天就是圣诞节了。

显然，这时刻一个人能做的也只剩下扑倒在简陋的小沙发上号哭一场了吧。黛拉就这么做了。这场景恰恰反映出，人世间所谓的生活是由啜泣、抽噎、破涕为笑组合而成的，而在这之中抽噎占据了绝大部分。

随着家中女主人的情绪渐渐从第一阶段过渡平息至第二阶段，咱们来瞧一瞧这个小家庭吧。租金八块钱一周的带家具公寓。虽然不至于用笔墨难以形容，但看上去绝对跟乞丐窝差不离了。楼下门廊里有个信箱，不过没一封信会投递进来，还有个电铃，只有鬼才能按得响。电铃上挂了块牌子，上头写着“詹姆斯·狄灵汉·杨先生”。

这个“狄灵汉”是名字的主人在以前春风得意的时期，就

这么一时兴起加上的一笔。那时候他拿着一周三十元的收入。现在，挣回来的钱缩水到了二十元，“狄灵汉”这几个字也显得模糊不清，就像它们正琢磨着缩短成一个“狄”字算了。不过呢，无论什么时候詹姆斯·狄灵汉·杨先生下了班，回到楼上自家公寓里，都会听到一声“吉姆”，并得到一个热烈的拥抱——当然是来自詹姆斯·狄灵汉·杨太太，也就是刚向大家介绍过的黛拉了。他俩的感情真好啊！

黛拉哭罢，用粉扑细细补上了两颊的妆。她站在窗边，心情灰暗地看着一只灰色的猫走在灰色后院里的灰色篱笆上。明天就是圣诞节了，可她能用来自给吉姆买礼物的，仅仅只有一块八毛七。她可是花了好几个月辛辛苦苦省下来的，就这么点儿。一周二十元的家用维持不了多久，开销远比她计算的要大得多，每天如此。区区一块八毛七，还想给吉姆，给她的吉姆买礼物。她花了那么多时间盘算着要送他什么好东西，就想找到个好看的、稀罕的、精美的东西——稍微能接近一些值得吉姆拥有的东西。

房间两扇窗之间嵌着一面壁镜。也许你见过这种一周八块钱租金的公寓里的壁镜吧，照这种镜子，需要相当纤瘦且身段灵活的人，通过自己一系列快速闪动、细长狭窄的倒影，大概拼凑出自己的样子来。黛拉这名身材修长的女士就掌握了这门技艺。

突然，她倏地离开窗子，站立在壁镜前。她的双眼熠熠闪耀，但只持续了不到二十秒，脸上就失去了血色。她一把将自己盘好的头发拉散，放下到原本的长度。

詹姆斯·狄灵汉·杨家有两样他们特别为之骄傲的东西。其中一样是吉姆的金表，是他祖父传给他父亲再传给他的。另一样

就是黛拉的头发。假使示巴女王^①就住在通风井那头的另一间公寓里，黛拉就会在某天将头发晾在窗户外头晒干，将女王陛下的珠宝和礼物都比得黯然失色。若是所罗门王^②来做公寓看门人，就算底层堆满了他那些金银财宝，吉姆每次经过时都会将金表拉出来，好看看国王一脸嫉妒地拽着胡子。

现在，黛拉美丽的秀发垂在她身旁，波浪起伏，光泽动人，就像一瀑棕色的泉水一般。长发一路垂过了膝盖，都快成了一件衣裳。接着，黛拉紧张迅速地把头发重新绑好。有那么一分钟，她的身子微微颤抖，很快她便站直了身体，有一两滴眼泪溅到了残破的红色地毯上。

她穿上棕色旧外套，戴上棕色旧软帽，一转身，裙摆飞扬，眼中仍闪烁着泪光点点。她快步走出门外，迈下台阶来到大街上。

在一块招牌前，她停下了脚步，上头写着“莎弗朗妮夫人沙龙——经营各种毛发货品”。黛拉噤噤跑上台阶，努力镇定下来，轻轻喘着气。眼前这位女士，体型庞大，面容惨白，眼神冷漠，看着一点也不像叫“莎弗朗妮”^③的人。

“您买不买我的头发？”黛拉问。

① 示巴女王，又称席巴女王，是公元前非洲东部示巴王国的女王。她在非洲势力最强的时候，疆域涵盖东部非洲以及现今的沙特阿拉伯南部地区和也门，是当时的人间巨富。

② 所罗门王，犹太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，耶路撒冷第一圣殿的建造者，拥有超人的智慧、大量的财富和无上的权力。

③ 莎弗朗妮，意大利诗人塔索（1544-1595）以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为题材的史诗《被解放的耶路撒冷》中的人物，她为了拯救耶路撒冷全城的基督徒，承认了并未犯过的罪行，成为舍己救人的典型。

“头发我是买，”夫人说，“帽子摘了，瞅瞅啥样。”
棕色的瀑布涌动而下。

“二十块。”夫人说着，一手老练地掂量着这一大团。

“现在就给钱。”黛拉说。

噢，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就像长了玫瑰色翅膀似的飞走了。这比喻不怎么恰当啊，不要在意。总之，黛拉在这期间可说是“洗劫”了几间店铺给吉姆找礼物。

终于被她找到了。确实是只为吉姆一人量身打造的，别人都用不了的好东西。其他任何一间店里都找不到类似的了，她可是把所有店铺都翻了个底朝天呢。这是一条铂金表链，设计简单朴素，仅用材质本身而非华而不实的装饰恰到好处地彰显着它的价值——正如所有真正的好东西一样。甚至它配上那块金表都不会逊色。黛拉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，就认定了它应该属于吉姆。它跟他一个样，沉静而珍贵——表和人都当得起这样的描述。店里的人跟她收了二十一块钱，她揣着八毛七飞奔回家。表上有了这条链子，吉姆在任何人面前都能得体地掏出表来看时间。要知道就算那块金表是如此金贵，吉姆有时候看时间都还只能偷偷瞥一眼，因为本该挂表链的地方是用条旧皮绳穿着的。

直到回到家，黛拉的陶醉感才消退了一点点，被一丝丝的忧虑和理性取代。她拿出自己的卷发钳，点着燃气，开始拯救那一头由于为爱慷慨而元气大伤的废墟。这可是一项巨大的工程，亲爱的朋友们——一项堪称艰巨的任务。

四十分钟之后，她整颗头上堆满了又小又密的发卷，看上去活像个整天逃学的坏小子。她在镜子前面盯着自己的倒影，久久

地，认真地审视着。

“要是吉姆没杀了我，”她自言自语道，“没在看我第二眼之前动手杀人，他就会说我整个就是一个科尼岛上的合唱队员。可我又能怎么办啊——唉！我还能拿一块八毛七怎么办哦！”

七点钟，咖啡煮好了，炒锅也已经热好摆在灶头上，就等着把肉下锅了。

吉姆从不晚归。黛拉把表链攥在手心里折了又折，坐在门边的小桌旁，等着吉姆推门进来。不一会儿，她听到了从楼下阶梯上传来吉姆的脚步声，脸色瞬间白了一下。她有个习惯，对于平日里的小事，总爱默默地祈祷一番。比如现在，她就轻声喃喃着：“主啊，求求您，让他觉得我仍然漂亮吧！”

门开了，吉姆走进来，回手关上门。他身形瘦削，表情严肃。可怜的家伙，他也才二十二岁——年纪轻轻就要扛起养家的重担！他需要一件新外套，而且也已经没有手套可戴了。

吉姆背对着门，定定地站在那儿，好似一头闻到了鹌鹑气味的赛特猎犬。他的目光定在了黛拉身上，眼中流露出一种她读不懂的神情，让她心生惧怕。那并不是气愤、惊讶，也不是不满、恐惧，或她已准备好迎接的任何一种情绪。吉姆只是站在那儿，盯着她，满脸只有那个奇特的表情。

黛拉从桌边柔软地起身，蹭到他跟前。

“吉姆！亲爱的，”她拔高了声调，“别这么看着我呀。我剪了头发卖掉，是因为实在没办法忍受不给你礼物的圣诞节！头发还能再长回来的，你不会介意的，对不对？我实在是没办法呀。我头发长得特别快呢。快说句‘圣诞快乐’吧，吉姆！开心

点儿。你都不知道我给你准备的礼物有多好——有多漂亮多精美！”

“你、把、头、发、剪、掉、了？”吉姆一字一句艰难地问道，似乎即便是在绞尽脑汁之后，他都无法完全消化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。

“剪掉了，卖掉了，”黛拉说，“难道你不是无论如何都一样爱我吗？我剪了头发还是那个我呀，不是吗？”

吉姆古怪地扫视了一圈屋子。

“你是说你的头发没了？”他问着，表情有些呆滞。

“不用找了，”黛拉说，“已经卖掉了。我跟你说了，卖了，没了。老天，这可是圣诞前夜，别对我那么苛责好吗？那可都是为了你卖掉的呀。也许我头上的头发可以数得出多少根，”她说着说着，忽然改用了甜腻的声调，“可永远没人能说出我有多爱你，我开始做菜好不好，吉姆？”

吉姆突然仿佛一下子从恍惚中醒来。他呼啦一下把黛拉紧紧拥入怀里。现在请大家转过脸去，认真地看向另外一个方向，看什么都行，看个十秒钟左右。租金一周八块还是一年一百万，有什么区别？数学家或智者会给你一个错误答案。麦琪^①带来了无价的礼物，但他们也没有答案。这个晦暗不明的断言，我们稍后

^① 麦琪，又称东方三贤人、东方三博士、东方三智者等等，名字分别为梅尔基奥尔、加斯帕和巴尔撒泽，被认为是圣诞礼物的发明人。基督初生时他们从东方来耶路撒冷给他送礼物，分别送了黄金（代表基督的权威）、乳香（象征基督纯洁的品质）和没药（象征基督即将受到的苦难）。

会指点明白。

吉姆从大衣口袋里抽出一个小包裹，随手扔在了小桌上。

“黛儿，”他说，“别误会我了，我觉得没有任何东西——什么发型、修面、洗发水之类的能让我少爱我家的姑娘一丁点儿。不过你要是拆开那个包裹，就能明白为什么刚一进门那会儿我会蒙掉。”

纤细白皙的手指灵活地拆解着包装上的绳子和纸。几秒后，一声充满狂喜的快乐惊叫陡然响起！紧接着便是只有女性才能瞬间爆发出的号啕大哭、泪流满面，非得那位一家之主使出浑身解数紧急安慰不可。

盒子里静静躺着的是梳子——就是那一套梳子，有侧梳和背梳，是黛拉在百老汇一个橱窗前久久驻足膜拜过的那一套。精美的梳齿，纯玳瑁的外壳，边缘镶嵌着珠宝——用来插在已然消失的那头秀发上是将将好的。这套梳子十分昂贵，她知道，她的心曾经那么单纯地渴望着它们，即便一丝一毫拥有的奢求都不敢有过。而现在，它们是她的了，可那头本该被它们进行梦寐以求的装点的发辫却早已消失。

可她还是将梳子紧紧抱在了胸前。许久，她抬起泪眼蒙眬的小脸，努力微笑着说：“我的头发长得可快了，吉姆！”

随即，黛拉像被烧着了尾巴的小猫似的一跃而起，大声喊着：“噢！噢！”

吉姆还没看到他的漂亮礼物呢。她摊开了一只攥着的手掌，急切地送到他面前。暗色的贵金属在她明亮而火热的激情照耀下，仿佛闪耀着光芒。